



「鐵孩子」高鳳志

殷 參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鐵孩子寫真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王秋畫
藏書章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編號：3961

[鐵孩子] 高鳳志

著者：	殷	參
插圖者：	王	秋
出版者：	東北人民出版社	
	(瀋陽市馬路灣)	
發行者：	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	
	(瀋陽市馬路灣)	
印刷者：	東北新華印刷廠	
	(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)	

字數：15,300
印數：1—15,083
定價：1,800元

一九五四年二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高半拉子

在六合村裏，高鳳志是這樣的人：老年人把他看作可以信賴的孩子，相等年紀的人們的心目中他是公認的頭行人，至於年輕一輩底印象裏已經仰慕地把他當作自己的榜樣了。

他的年齡不大，今年二月才滿三十週歲。在無盡無休的勞動中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，村裏人說，解放後他倒顯得年輕了。他有着結實的中等身材，晒得黝紅的圓盤臉上，鬍鬚還不深，嘴角浮現着渾厚的微笑。他那粗黑的眉毛下，閃着清澈的一看就明白他的心意的眼睛；祇是那些經常網着他的眼球的紅絲，使人感到，他生活在繁忙中，過分地缺乏睡眠和休息。

村裏的人們，給他起過三個外號。外號對一個人來說，可以是輕視，可以是戲謔，也可能是為了尊敬。他的三個外號，正好遇上這樣不可兼得的三種情況。

他的經歷很簡單，正像祖國所有的勞動人民那樣，解放前是被奴役和貧困，解放後是愉快地為自己勞動和逐漸地走向富裕；同時，也不簡單，這是因為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，不僅是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大大地改善了，而且像很多先進的農民那樣，在他的身上可以觸摸到一種正在成長的新的氣質，新的品德。

他出生在現在的松江省巴彥縣孤山子村。他的父親給地主打更。當他九歲時，父親去世了。生活的重擔壓到肩上，他十歲時給地主放豬，十二歲開始抗活，當小半拉子。他晴天下地，雨天放馬，一年四季沒有一天閑空。十四歲那年，有一天，他頂價打水澆園子地，有些支持不住，水斗絞上半井，轆轤把脫手，打得他鼻青臉腫，順嘴流血，險些將他打下井去。東家還罵雜：「你能幹啥？白吃飽！」他連一天的工也沒有歇。村裏人都說他的勞動好，「好支使，悶悶兒老幹」，常常受東家的氣，因此憐惜地叫他「高半拉子」。當時，知道高鳳志這個大號的人不幾個，知道「高半拉子」的人倒不少。

十八歲，他開始抗整活。他實在受不住地主的鼃氣，搬到黑龍江綏化縣六合村來。二十歲上，他就當打頭的了。可是村裏人還是一直叫他「高半拉子」。

人們叫他個啥倒是小事，使他苦惱的還是換個地方沒有換掉晦氣，受氣越來越多，日子越來越不好過。有一年臘月十七，他趕車上街拉磨盤，被車子壓壞腿，養了一冬。就在這時，他的兄弟高鳳祥受不了東家的氣，鬧翻了，跑到哪裏也不知道。他躺在炕上動彈不得，全憑妻子王榮撿點地裏收剩的莊稼，如村裏人說的，憑她「漫山遍野」地勞動，才混個「癩蛤蟆打蒼蠅——剛够嘴」。就是這樣，地主也不讓！本村大地主紀維三施了個「絕招」，親自套着大車，挨家挨戶的搜查，硬說窮人家撿的糧食都是他的，一顆不留地搶走了。家裏人急着給他養傷，向窮親戚窮鄰居借點，天天煮灰菜糊糊吃，一家人弄得臉都「囉」（浮腫）了。過年時節，俗語說：「七九六十三，窮人把眼翻」，他們一家過得更慘，祇不過沒有餓死人罷了。

解放前，他在村裏是個出名的老實厚道莊稼漢。別人託辦什麼事，從來沒有耽誤過。見到別人有困難，他就拿出自己將够的一點糧食借給，硬說自己「有餘數」，「將來你有了再還」。他從前很不愛說話，一說話就羞得紅臉。村裏人說，他從小就這樣，到二十多歲還這樣。老年人講到關於他的一個笑話：他和王榮結婚那嚕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，見了她就紅臉；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學



他們一家過得更慘，祇不過沒有餓死人罷了。

話第一回叫他「爸爸」，把他臊得躲到柴草堆裏呆了半天。村裏的人又給他送了一個外號：「高姑娘。」

「高姑娘」祇不過是形容他愛靚靚的性格。這倒不要緊。要緊的是，在解放初期，他的政治覺悟不高，對地主的仇恨不深，不知道自己因啥受窮受苦的。

共產黨會撐腰的

一九四六年麥收時節，工作隊來到六合村發動羣衆，鬥倒惡霸地主紀維三，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。他呢，二心不定地站在旁邊。

第二年春天，他分到二垧多地。他高高興興地種上了。他感到共產黨實在是為窮人，真好。至於這是替自己種，還是替人家種，他的心裏老不托底。秋天打下糧食，他信着共產黨，也許真能站住腳。他積極起來，參加了村的武裝隊，送個信，跑個腿，幹得挺歡，抓全村人痛恨的老紀家狗腿子孫剛，是他趕的耙犁。

同年冬天，區上召開五百人的貧僱農代表大會。他是六合村的代表之一。

會場設在津河區小學校的大房子裏，擠滿穿着老羊皮襖、青灰色棉襖的人們。兩個大油桶改裝的燃燒着的火爐周遭，一層層地圍着人，從破裂的窗口一陣陣地灌進刺骨的冷風。屋子裏瀰漫着從煤爐和煙袋鍋裏冒出來的煙霧，人們的心被一種熾熱的情緒籠罩着。要爭取土地改革的徹底勝利，必須整頓自己的隊伍，把地主腿子、壞分子清除出去。會上，各村羣衆代表揭發和清除了混進來的壞分子。大會快結束的時候，七區一村姓曲的代表發言，要求將工作隊隊員孫天陽「帶回一村，讓羣衆希罕希罕」。立即有人喊叫：「同意！」

高鳳志大吃一驚。他了解孫天陽的底細：學生出身，家庭很貧苦，解放後當小學教員，歷史清白，很早就參加工作隊，幫助窮哥們鬧翻身；祇是工作方式生硬，性情急躁，得罪過人。那位一村的代表，他也熟悉：姓曲的是個嗜賭錢的二流子，當一村武裝隊長時向各家各戶齊大藥，打「跳貓」（即兔子），欺壓羣衆。孫天陽到一村工作時，曾打過姓曲的。他很清楚，要是真的把孫天陽送到一村「讓羣衆希罕希罕」，在姓曲的唆使之下，會被打死的。這時，不了解內情的羣衆代表也隨聲附和着「同意」，大會主席看着大家，不作聲。

情況萬分緊急。他和本村幾個代表商量怎麼辦，都很着急，却想不出個好

辦法。事情明擺着：誰敢提出不同的意見，如果說不清道理，誰就有可能也被帶到一村「希罕」掉。他心跳得厲害，兩種思想鬥爭着：應該講，姓曲的是爲了個人報復，可是孫天陽曾經打人罵人，得罪過壞人，也觸犯過好人，萬一大家同意姓曲的意見，自己就會被牽連進去，現在出來講話是太危險了；不講吧，孫天陽是個好工作隊隊員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來六合村工作，表現很正派，也很吃苦，決不是這次會上提出的偽滿時作過壞事、給地主當過狗腿或品行不正爲非作歹的壞人，今天，由於壞人的報復和衆人的不了解，却要把好同志拿去「希罕」，能行嗎？他也相信，祇要自己沉得住氣，把情況說清楚，共產黨會撐腰的，區上能給作主的……

突然，他不顧一切地擠到前面，以平生第一次的大聲喊出：「主席！我有意見！」主席壓下會場的喧嚷，讓他發言。他激動地向大家說明，孫天陽是個好同志，揭露姓曲的所提的意見是爲了私人報復，「決不能讓孫天陽同志到一村去叫羣衆『希罕』」；還說，孫天陽作風不好，工作中有錯誤，可以公開檢討，要是不能再在工作隊工作，讓他回家生產去。他的理直氣壯的發言，轉變了會場空氣，接二連三地有人出來贊成他的意見，反對姓曲的提議，主席按他的意見



主席！我有意見！

作出決定。

這一位獲救的孫天陽同志，當時離開工作回家生產。後來，孫天陽再度參加工作，進步很快。現在綏化縣擔任副縣長的就是這位孫天陽。當年津河區區委書記宗克文同志（現在是中共黑龍江省委副秘書長），回憶這次貧僱農代表大會的情景時，說：「我們也了解孫天陽的優點和缺點。我們也不會讓姓曲的代表把孫天陽帶回一村『希罕』。但是，在大會上感到很被動；領導上出面解釋，不是最好的辦法。高鳳志的發言，的確表現了極大的勇敢，提出公正的意見，扶持了正氣。事先，我也知道高鳳志，對他卻不夠了解。」

事先，他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五百人的大會上，在如此緊急的關頭，竟敢仗義執言。不過，也不奇怪：往往有人為正義、為真理說話時，忘却自己處在危境的可怕；祇要他首先考慮自己應該維護正義和真理的話。尤其重要的，是他經受着共產黨的教育，他相信黨，激發着他的覺醒，鼓舞着他的勇氣。

從這時起，他的進步很快。一九四七年十月還是村代表，一九四八年四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，五月被選為村主任，接着改任村長。

解決了一個難題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黨提出號召：村幹部要參加生產來領導生產。當時的村支部書記是潘學義，在工作上對他有着很大的幫助。他當了二年村幹部，感到做工作比整天在地裏幹活還累。上級給的任務多，會議多，跑腿多，找他解決問題的人多；一天到晚沒有個閑空，苦惱的是理不出個頭緒來。村裏給他代耕一垧地，他也抓住時間下地，生活比解放前是強多了，就是經不起和別人比，人家每年都有較多的餘數，他家總是緊緊板板的，有個意外用途，立馬顯出虧欠來。他心裏明白，不是自己勞動不如人，主要是自己擔任了村裏的工作，理應把顧家擺在第二位；大家富裕了，自己也不會拉下。至於說發展得慢些，當頭行人的決不應計較。所以他對村裏有些幹部因為發家心切，不安心工作總想換肩，責怪他們覺悟不高，但是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。當他聽到村幹部要參加生產來領導生產的時候，像小學生碰到難解的算術題，左思右想起來。

他憑自己的經驗，相信黨的每一個號召都沒有錯。這回自然也不例外。往

後農村黨員、幹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羣衆搞好生產，自己不參加生產，就沒有個樣子，空口說白話沒法使人相信。村裏已經有人罵有的幹部是「官二流子」，用過去那種東跑西顛、一講一過的工作作風來領導生產，是不改不行了。村幹部如能參加生產，又能起到領導羣衆搞好生產的作用，才叫兩全其美呢！這個辦法確實不壞，他從心裏擁護；可是他沒有實現它的高招。當時，老在他腦子裏轉着一個問題：「脫離生產，這村跑那村地檢查督促，還沒有把生產領導好，再要自己參加生產，莊稼活是不容空的，哪有什麼時間去領導羣衆生產呢？」這一個難題把他的腦瓜都憋痛了。

正當這節骨眼，縣委派工作組到六合村試點，摸摸村幹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的經驗。從春耕結束到剷完二遍地，足足有四十多天時間，一直在村裏幫助村幹部工作。這一年，六合村作到了精耕細作，收成很好，全村平均每畝地打糧六石六斗，比一九四九年每畝地多打一石一斗，當年榮獲全縣豐產模範村的稱號。工作組在六合村試點工作中，無疑是盡了很大力量，起了重大作用的。試點工作的經驗總結如何，且不講；這裏祇講講高鳳志。

縣委工作組幫助村幹部的主要方法是開會和個別談話。他是村長，自然有

會必到，個別談話最多。在這夏鋤期間，活計繁忙的四十多天裏，會是一個接連一個，拿他的話說：「兩天不開，三天頭上早早的。」開會不開會，他每天都得來「嘮扯」一陣。開會也好，嘮扯也好，弄到深更半夜，多半散時已經小雞叫了。他回家的時候，早了趕上作飯，晚了趕上吃飯，匆匆忙忙吃一點就下地。如果碰到午前開會，晌午別人休息，他得趕忙下地，緊剷分給他的那條壟，使勁往上攆。有一回，歇氣的時候，他在地頭上睡着了，一起剷地的人不忍叫醒他；正當大家剷到另一頭，有人看見六頭大牛蹦着跳着打從他的身上過去，不禁驚叫起來：「老牛把老高



歇氣的時候，他在地頭上睡着了，一起剷地的人不忍叫醒他。



踩扁了！」大家紛紛扔下鋤桿跑過來一看，他睡得正香呢。這一年夏天，他的眼睛熬得通紅，眼圈發青，臉蛋又瘦又黑。即使這樣，除了開會，他也從來沒有誤過工。人們歇晌時有說有笑，他總是悄悄地靠在那裏睡一睡；左近的人們同情地看看他，互相使個眼色，大氣不出地站起來，離他遠一點才繼續說笑，免得吵醒他。這時，村裏的人們又給他送了一個外號：「鐵孩子。」

「鐵孩子」這一外號，不像「高半拉子」、「高姑娘」那樣好懂，這裏得交代一下：「鐵孩子」是農民所熟悉的一種鐵的工具。例如修理快折斷的房樑時，先得拿一根粗木頭頂住房樑，在粗木頭下面墊上一種鐵的工具，旋轉鐵的工具裏的螺絲，能使它頂着粗木頭到恰如其分地支持房樑的程度。農民叫它「鐵孩子」，也叫它「千斤」，都是指它有勁、抗得住重壓。村裏的人們拿它比高鳳志，粗聽起來似乎是說他像鐵的人那樣經得起工作重擔，仔細想一想，這個外號真是意味深長呵！一則是說明高鳳志抗起全村工作的千斤重擔，如像「鐵孩子」支持房屋的樑架；一則又說明高鳳志所以有這樣大的力量是因為他緊緊依靠羣衆，如像「鐵孩子」緊緊依靠大地給它以支持一樣。

這一年秋天，他的穀子侍弄得特別細緻，每垧打了九石七；平常人家不